

藏書

○六直節名臣

○朱暉朱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暉蚤孤有氣决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刃刦諸婦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内刀因捨去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驃騎將軍

東平王蒼聞而辟暉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
璧是時陰就為少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
漏且盡求璧不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
曰我素聞璧而未嘗得見請一觀之主簿以授暉暉
顧召令史捧璧主簿大驚遽白就就曰朱掾賢者勿
與求更以宅璧朝見可也蒼罷書謂暉曰屬者掾自
視孰與藺相如顯宗聞而壯之及幸長安欲嚴宿衞
故以暉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所拔用
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

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初暉同縣張堪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具眼）一日見暉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擧手未敢對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暉少子頡怪而問故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蚤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相信如

此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即拜暉尚書僕射暉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字公叔幼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亾失衣冠顚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爲督郵族勢耶爲有令德穆對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以謂非顏子不足以迎太守也太守因問風俗人物太奇之遂歷職股肱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

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其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又薦种暠欒巴等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驗於是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時同郡康叔盛者隱武當山清靜自居傳經教授穆時年五十奉書稱弟子康歿恭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甚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作崇厚論其略曰俗之薄也有自

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
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
則媿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
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
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
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梁冀驕
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奏記諫
曰伏以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
行善天下歸仁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

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illegible]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財空戶散百姓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荊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非守國之計所宜苟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

馳同舟而濟與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請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恣日甚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耶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流離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

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
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
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
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
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十人詣闕
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
志清姦惡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
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
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好榮而惡辱惡生而

好亦也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人又多有推薦者復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帝不納後因進見口自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帝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與參政事帝怒

不應穆伏不肯起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毁穆矣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年六十四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爲御史時桓帝幸辟雍禮畢公卿趨出虎賁執弓者置弓階上公卿下階咸避弓穆過呵曰執天子弓何說投地即劾奏虎賁抵罪其剛直似其祖暉以故見忌於人所在多被劾以去亦與祖同然卒亦誰不去也而肯以此易彼乎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及穆卒蔡

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荀爽聞而非之可以見其鄙矣張璠謂朱蔡見衰世濁否不立是以私議亦謂不獲已焉耳乃范曄論之曰穆著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於是又作正交以廣其志夫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曄蓋譏絕交也是豈識公叔著論之本意乎况荆卿豫讓歷萬世而一遇遇且不可又曷可絕也曄之見益鄙矣且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曄獨以爲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

也不待絕而自絕矣因爲歌曰

不須絕交交自絕我交已絕我無交可絕　一絕

爰有劉峻廣而論之可喜范曄不覩其辭　二絕

范氏若在必有褒貶著書立言有口無眼　三絕

荆卿豫讓千載無雙朱聃朱穆祖孫略同　四絕

范曄何人厥膽孔大無識無行口復利害　五絕

欲絕交游先絕此囚伯宗劉溉未足深仇　六絕

○彭修

彭修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時與父俱出爲盜所劫

修因迫拔佩刀而前曰父辱子死卿等何不顧死邪羣盜笑曰此義童也不宜逼之遂辭去後仕郡爲功曹將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力鼂怒亦收意掾史等皆莫敢諫修排閤直入謂宰鼂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修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而不趣行廢命不忠豈非過乎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毁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修敢慶明府爲賢君而以主簿爲忠臣也鼂乃原意而貰獄吏後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請

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太守馳競射之飛矢雨集修障太守爲流矢所中死賊素聞修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太守得全賊謂太守曰我輩自爲彭君降不爲太守降也

○李善　家僮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死沒繼孤兒續纔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共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産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出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

就濕備嘗艱勤續年十歲善與本縣修理舊業告奴
知其奴婢[illegible]
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
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顯宗時辟公
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
過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
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泣曰君夫人善在
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
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范式孔嵩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介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而死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而誰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

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尒時葬永歸黃泉長與子别矣式怳然覺悟悲嘆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旣至壙將窆柩不肎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乃見巨卿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後到京師有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式未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

沒後但以尸埋巨卿尸前并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葬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椽吏上書表式行狀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

業晨門肆志於抱關于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爲鄙哉式教縣代嵩以先備未竟不旬去後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自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歸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卒

李生曰觀二子官皆至刺史郡守則前此舉動皆馬扁也非虞卿眞節義比矣謂之局騙不亦宜乎然二子亦難矣信如巨卿則雖馬扁吾甘奉之也

〇王忳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甚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今被重病必死無疑有金十斤願公葬我骸骨忳未及問名姓而書生命絕忳因鬻一金以營殯葬其餘悉置棺下後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又有卒風飄一繡被墮于忳所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馳忳徑入它舍主人見馬大喜因問忳得馬之由忳具說馬及繡被事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是乎忳自念唯有葬書生一事因

說書生形貌及埋金處所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去向何意如是大恩久不報天故以此章卿德矣彥父因告新都令假忳迎喪以歸餘金俱存忳由是顯名後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時時殺過客不可宿也忳不聽夜深果有稱冤聲忳祝曰如有枉狀可前求理女人曰無衣不敢前忳投衣與之女因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劫取財物仍殺妾家十餘口埋于此樓之下忳問亭長姓名女曰即今門

下游徼是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臼亭不得訴每夜陳宼客輒不應不勝感恚故𦖵忳曰當爲汝理此宼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投地忽然不見明旦忳召游徼詰問具服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𨤲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吉

○戴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毋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

業時同學石敬平瘟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後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雖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既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遷中山相永元十一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固杜喬 附李郃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少好學徒步尋師究覽墳籍有志之士聞風來從者不遠千里京師嘆曰是復爲李公矣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公卿舉固詔特問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敗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龍興即位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膽實以漢興三百餘年

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毋之恩故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爲也今宋阿毋雖有勤謹之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勞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又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

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平運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至於宦官亦宜審擇不令權重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阿母與宦者從此疾固矣因詐爲飛章以陷固僕射黃瓊白之久乃得拜議郎永和中荊州盜起以固爲荊州刺史固遣吏勞問境內赦前釁與之更始餘黨悉降固因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懼罪共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

得他手
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追討不能制
固到悉遣郡兵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而以恩信
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
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固以清河
王蒜年長有德請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有德
任親政事者冀不聽而立安樂王子纘年方八歲是
爲質帝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輒
從故一時黃門宦者並與斥遣天下咸望太平而梁
冀猜忌愈甚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

事又奏免百十餘人於是羣小怨望希望冀旨共作飛章以誣固罪書奏冀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而止冀忌帝聰明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煩悶得水尚可活時冀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恐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淸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冀嘿然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

立之而未有侯中常侍曹騰等聞之往說冀曰將軍
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頗多過失清
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無處所矣不如立蠡吾侯
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
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懾之皆曰惟大將軍
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知冀
不從猶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
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
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

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証固之枉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得出固既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乃更奏前事固遂被害時年五十四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少子燮得脫亡命冀乃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異端卿

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去太后憐之乃聽襚斂歸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

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小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愼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

燮謹從其誨後徵拜議郎靈帝時拜安平相初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故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先是潁川甄邵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梁冀亡奔邵邵納之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時燮爲河南尹行塗遇之使卒投邵車于溝中笞捶大署帛於其背曰謟貴賣友貪官埋母仍具表其狀邵以此

終身廢錮

李生曰快矣哉固旣死而有生死之交若郭亮若董班若亭長若王成者王成大類程嬰也又有若王調若趙承何門下之多士乎或各從其類矣

李郃字孟節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

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郃指星示之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也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郃五遷尚書令拜太常

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而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會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之功於是封郃涉都侯郃辭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李生日此老見識勝其子固

〇陳蕃朱震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蕃少時閒處一室而廷宇蕪穢不掃父友薛勤謂之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

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太尉李固表薦再遷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有高行前後郡守招之皆不至唯蕃至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時有趙宣者親旣葬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敎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大將軍梁冀爲遣書詣蕃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

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又坐忤上左右出爲豫章太守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畏之及徵爲尚書令送者皆不出郭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内寵猥盛蕃上疏諫帝嘉其言爲出宫女五百餘人延熹八年代楊秉爲太尉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靈帝即位封蕃高陽侯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力帝不得已乃立竇

后及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輔政徵用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疾之常欲以事誅之會竇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乃上疏言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共謀誅節甫等未決而事泄節等矯詔殺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刀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

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乃云竇氏不道何邪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蕃徙其家屬於北境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銍令聞而往哭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終

不言。故逸。得免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逮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因以譴超超詣獄自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六直節名臣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椽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

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

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時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於死遂以詩易教授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

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

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路吾當爲朝廷愛才遂不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史弼裴瑜魏邵陶丘洪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辟公府再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

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
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還爲河東
太守、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
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積日不得通、生
乃說以它事謁弼、而遂覽書、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
當選士報國、尒何人乎、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承
掾史千餘人皆諫、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太甚矣
侯覽大怨、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
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曰、明

府權、折虐臣、選德繇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㢸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頭、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護㢸、㢸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之、陶丘洪曰、昔文王羑里、閎散懷金、史㢸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裴瑜位至尚書

○趙岐　孫嵩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乃爲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其上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與○空○歸○）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

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去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

嵩名卽以實告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
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
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
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
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
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
遭黨錮十餘歲大將軍何進舉爲燉煌太守行至襄
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
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都復

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荆州

境廣地勝西逼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承即表遣岐使荊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劉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為司空舉岐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岐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

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讃頌勑其
子曰我歿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
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
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李膺景毅李篤毛欽夏馥何顒

李膺字元禮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
爲師友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
矢石破走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
餘人荀爽嘗就謁膺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

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羌虜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夷域拜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於帝有詔詰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旬私懼稽留爲愆

不意忽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然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冀殄元惡然後退就鼎鑊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

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於是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汎既而遇赦瑨竟誅之

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

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
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肎平署帝
愈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既免
朝臣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說竇武霍
諝等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
時赦膺等乃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
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
榜為稱號而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
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

泰范滂尹勳等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等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等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獨胥瑗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膺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頊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故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

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于時鄉人謂膺曰可以去矣對曰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

將安之乃詰詔獄考劾妻子徒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免遂自表免歸自黨禍起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

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偏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南陽何顒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

紹爲犇走之交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少與同郡荀爽齊名初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

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曰賈女延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出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

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

辟後牢修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忠共造部黨評論朝廷虛構無端並欲何爲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乃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

滂初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而不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建寧二年復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

增感戚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遂被殺

○王允趙戩士孫瑞王宏

王允太原人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黄巾賊起拜豫州刺史允辟荀爽孔融爲從事擊黄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

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竟不能罪讓讓遂懷挾忿怒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深為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之理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

琬請之得以減死論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閒及帝崩乃奔喪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時董卓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扶持王室於危亂之閒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

挾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尙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允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

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須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仗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羣下不甚親附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

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陜雖安涼州而
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譌言當悉誅涼州人
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
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
而欲解兵當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遂合
謀為亂攻長安城陷呂布走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
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
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
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

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敢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矣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幷殺之允時年五十六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其喪

生○死○之○交○

孔融脂習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伷太山都尉融兄弟七人而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取小者大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人共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見河南尹李膺年十六藏匿張儉事發與母兄爭死融由是顯名黄巾賊反北海爲賊衝董卓諷三府舉融爲比海相融到郡爲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

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郎遣三千兵救之獻帝都許曹操征融爲將作大匠又遷少府時論欲復肉刑融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

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及征烏桓融復嘲操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又書爭之其辭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

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豚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爰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哺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亾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

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融見操雄詐中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奸人可愛）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歲餘復拜太中大夫融（勝卓老）性寬好士喜誘後進及居閒職賓客日盛曹操既積猜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奸人可愛）枉狀奏融曰少府

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缾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急重誅書奏下獄棄市融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之

大怒收習將殺之會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昔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于是上書訟之故范曄論之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虎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難若文舉之高志直情眞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

有負園委曲可以毋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王秋霜比質者也此范曄得意之論也亦可以見曄之不凡矣

○田疇

田疇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遺老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推疇虞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

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
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
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未至
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
而去瓚聞之大怒謂疇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
章報于我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
忠節章報所言恐非所樂聞故不敢進也且將軍方
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
行此事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

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
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
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
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
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統一恐不能久安願推擇其
長而賢者以爲之主皆曰善乃共衆推疇疇乃爲約
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衆
皆便之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驛使
致貢遺袁紹數遣使招命紹殁其子尚又辟之疇終

不行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而謂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次無終時方夏水雨濘滯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回軍從盧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
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
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進遂令
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
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
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
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君難率衆遁逃反以
為利非本意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復
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乃復封以前爵疇上疏陳

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嘉與夏侯惇善操與惇曰且往以情喩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活命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自刎於前言未卒涕泣横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

陶淵明擬古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觀陶公此詩則子春始終爲漢已可知矣其不受爵祿有以也

○周處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不修細行縱情肆暴州里患之因慨然有改勵之志立謂其鄉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諸父老何所苦而不樂乎

父老曰三害未除是以不樂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猛獸一也長橋下蛟二也并子三也處遂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搏蛟乃入吳尋二陸勵志修身期年州府交辟仕為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釃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今日得無戚與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非惟一人渾大慚入洛累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反羌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

不得不慚

軍夏侯駿以討之時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illegible]事節下也中書令陳準言於上曰駿與梁王皆貴戚重臣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不聽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必敗亦謂處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不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果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知其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

期之克令終自旦戰至暮斬獲甚多絃絶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兵處按劍而言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歿處三子玘義興郡侯次靖次札會稽內史玘靖皆有奇節大勳諸孫勰烏程侯懋清流亭侯筵吳興內史贊武康縣侯胥都鄉侯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祖逖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也逖性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

之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諸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衆共是以少長咸悅推逖爲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爲軍諮祭酒居于丹徒之京口時揚土大饑逖賓客多爲盜剽逖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逖自若也元帝時方定江南

未遑北伐狄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國恥可雪矣元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感歎初流人張平樊雅等各屯結在譙其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千皆統屬平平衆盛逖不得進逖誘浮使斬平於是逖進據大丘樊雅復

夜襲逖直趣逖幕逖命左右距雅有陳川者時號寧朔將軍遣其將李頭援逖逖於是復進尅譙城據之李頭之助討譙城也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李頭欲之而不敢言逖遂與頭頭感而言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川聞之殺頭以其衆歸石勒勒遣石虎領兵五萬衛陳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于西臺逖遣韓潛等鎭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與相守九四旬而賊遁先是逖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

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路者賊逐之即棄擔走賊得米以謂逖衆皆豐飽矣勒乃以驢千頭運糧往給桃豹逖知之密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逖遂進屯封丘而馮鐵遂據二臺勒屯戍漸蹙叛勒來歸附者日益衆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雄兵相攻擊至是皆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待之皆有恩禮由是黄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逖

勸督農桑克巳務施不畜資產百

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
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
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爲
改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
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
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平章阿合
馬入館驛坐名天祥問曰你何以至此天祥曰南朝
早用我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

生死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
由你馬默然而去博羅丞相据坐名見天祥入長揖
通事曰跪天祥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
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天下事有廢有興
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
既已至此但早施刑即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
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
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
博羅傀乃云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

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人了又逃去去否天祥曰賣
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
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亡而
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
東老母在廣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
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
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死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
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
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

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簒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怒曰尒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

聰尋猗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質於
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
羊十萬歸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
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且當閉關守
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
不從悉發其衆命澹爲前驅而自爲後繼勒先據險
設伏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幷土震駭琨窮慼不能
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安琨欲與同獎
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匹磾見琨甚相崇重與琨結

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右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琨與匹磾共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肎進兵以故琨與匹磾竟爲末波所間匹磾遂拘留琨初琨之去晉陽也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因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焉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

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亦懼衆叛已遂稱有詔

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未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殺琨時年四十八琨少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如此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棄圍而走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三

〇六直節名臣

〇嵇康嵇紹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土木形骸不事修飾好服食常採御上藥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幷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遯世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

胡說

非積學乎

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嘗遊竹林故時號為竹林七賢焉康居貧以鍜自給時鍾會為司馬昭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倚鍜不顧會深銜之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又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故司馬昭聞而惡焉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會巽婬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

除之遂殺安及康初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取輒不見烈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康別傳載康臨終之言

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
于今絕矣因援琴而鼓臨刑自若原子紹字延祖少
知名山濤欲以爲秘書郎言紹平簡溫敏又曉音父
子罪不相及帝曰如此便可爲丞不必復爲郎也後
以侍中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身
扞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遂歿惠帝深哀歎之及後
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稽侍中血也勿浣

〇安金藏樂工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

監裴匪躬、中官泗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臟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卻納五臟、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尒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葬南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卬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

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尊正變宮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鐫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享睿宗廟廷

○顏眞卿顏常山

顏眞卿字淸臣師古五世從孫也舉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雨眞卿辯獄而雨故郡人呼爲御史雨爲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眞卿度安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陴

濬隍料簡丁壯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又使參軍李平馳入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

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

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

憕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眞卿紿諸將曰吾素識憕

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是時肅宗即位靈

武眞卿謀於衆曰賊銳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

赴行在至德元年眞卿遂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

帝詔授御史大夫兩京復出爲馮翊太守爲御史唐

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因召
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眞卿率百官問起
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攺尚書右丞宰相
元載又惡之乃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
使後因攝事太廟載又誣以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
楊綰薦眞卿擢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
國又以直不容攺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如故及盧杞
爲相乃攺眞卿爲太子太師幷使罷之而數遣人問
以方鎭所便欲出之矣眞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

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後因李希烈陷汝州遂建遣真卿欲以往諭希烈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不聽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既明不可往真卿曰君命不可避也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遂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聽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希烈所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否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

十官太師吾守吾節豈受若等脅邪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眞卿爲帥事洩希烈乃拘送眞卿蔡州及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眞卿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介於是眞卿遂被害歿年七十六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魯公善正草筆力遒勁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十體若巾輿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頴元魯山銘之深厚又

種種不同自早秊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爭之筆相上下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眞足以垂世

○辛讜

龐勛爲亂泗州刺史杜慆完守備以待賊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止洪澤不敢進有辛讜者乘小舟潛度淮說厚本厚本不聽明日賊攻城益急讜復請往慆曰前往徒返矣今又何往也讜曰此行得兵則反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而別讜復乘小舟負

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其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故[illegible]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授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有公詎獨能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起欲擊之厚本遽抱止之讜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出涕厚本因問諸將士將士皆願請行讜舉身自擲叩首以謝將士遂許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入城矣讜遂之攬得其髻舉劍欲擊士卒共救之讜曰臨陣妄言

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共奮之讜素多力竟不能奪讜曰將士登舟我則捨衆競登舟士卒有回顧者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惛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久之泗州援兵又絕糧又盡人食薄粥辛讜言於杜惛請出求救於淮浙乃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楊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

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救四州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衆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見讜喧呼動地讜復自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載鹽米二萬石錢

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萬餘拒之于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柵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旣不能及乃以搶揭火牛焚之戰艦所燃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會馬擧亦將精兵三萬救泗州賊衆乃敗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及平以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

能成也其為人如此

○劉蕡李郃

劉蕡字去華幽州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有謀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宿恥而宦人握兵號北司外脇羣臣內侮天子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蕡對策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鼂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於時被選

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使陛下聞未聞之言忽忽内思愧不可言今蕡所對空臆盡言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藉藉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恐近臣含怒變與非常忠良道窮綱紀遂絕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名若臣所對遠不及蕡請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使臣逃苟且之慙而陛下獲直臣之用

不聽蕡對後七年遂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劉安世鄒浩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從學司馬光光敎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宣仁太后臨朝擢爲右正言章惇以强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不報遂請外出知成德

軍章惇用事惡之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
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
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汴必欲寘之死因
使者入海島誣令過安世脇使自裁又擢一豪吏爲
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
所勸其善自爲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
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
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嘔血死故
安世得免焉昭懷后正位中宮惇汴復讒之時鄒浩

亦貶詔以檻車收二人付京師行未數驛而徽宗即
位赦復至安世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
經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曾布又惡
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
狀魁碩音吐如鍾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
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
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
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
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咸目之曰殿上虎云平

生不作草書不愛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嘗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專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個誠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窮嘗與其徒馬永卿言曰紹聖初某謫領表北望中原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光之言北人處烟瘴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遂清獻欲絕不得

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儆自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責亦甚矣卜居宋都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才至安世則曰器之眞鐵漢不可及也安世歿葬祥符縣後二年盗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亦志氣

○陳東

陳東丹陽人蚤有雋聲倜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

人莫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刱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逃遁南渡萬一果尒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

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大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羣惡嚮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卻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

三鎭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諸軍民從者數
萬書聞傳旨慰諭衆莫肎去昇登聞鼓撾而壞之喧
呼震地有中人出衆共臠磔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
營遣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吳
敏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辯
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
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
綱而罷黄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
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

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
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於是
府尹孟庾名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
乃授其從者曰我死尒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
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
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
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
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召至
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

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施行之
李生曰此係憤激與屈平同非謂有見於君臣之義
所當如是而然也

〇陳瓘

陳瓘南劒沙縣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毎
加敬禮檄攝通判明州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
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諭
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爲政敢
問公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

矣此猶欲乎舟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黯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惇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正論遂絀而紹述之說成矣黯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又言天子之孝與士大

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甚感悅約瓘再入見數
政聞而憾之遂出通判滄州徽宗即位名爲左司諫
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
五逐言者今又罷夬若公道何瓘由是罷監揚州糧
料院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給事中宰相
曾布使客告瓘曰不久即眞矣瓘語其子正彙曰吾
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
有一書將投之以决去就但郊祀不遠恐澤不及汝
耳正彙頓首請書明且瓘遂持書入省布見書大怒

諫辨移時瓘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會正彙在杭告蔡京欲動搖東宮事下開封府併逮瓘府尹李孝稱（奸人）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歎曰（縉紳大夫有愧內侍矣）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

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常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宜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偏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舍且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廷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尒瓘曰然則何用知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

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憸慚乃揖徙退在台五年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令再敍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智明慮遠方赴名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己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摰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

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卻白時筆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以此故也楊萬里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時時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者也

○胡銓吳師古陳剛中王廷珪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答策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

秉主和金使以節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
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
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
乃以銓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詔除
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謗訕怨望
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
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
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
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

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歿焉剛中啓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燾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即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言堯舜

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其繇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名逐客與臣同名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尒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

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爲陛下極言之大略謂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

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者焉然則今日之患豈直兵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覿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脅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爲之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

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可賀者亦有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號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

婦人也乾道初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銓力求去乃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上問曰卿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洪皓

洪皓鄱陽人登進士第時議遣人使金張浚薦皓爲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皓至太原留一年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而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

卽豫亦必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欲殺之旁一酋唶
曰此忠臣也皓乃得流遞冷山流遞唐言編竄也雲
中至冷山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
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
皓乃使教其八子方二帝之遷居五國城也皓在雲
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二帝始知上卽
位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
歸達于上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
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

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終不如此一書是冬復又密奏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人隨軍今不敢矣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又言金人見胡銓封事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可惜置之散地又復言金人問李綱趙鼎安否來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晧與張邵朱弁三人皆在遣中乃得還晧自建炎己酉奉使至是凡十五年既還入對退語秦檜曰張魏公金人所憚錢塘

暫居而景靈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後因議不遣趙彬等家屬還金觸檜怒侍御史李文會逐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繆洪尚書名聞天下而朝廷不用檜怒繫鍔大理獄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鍔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

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雍州卒年六十八歿後一日檜亦歿帝聞晧卒嗟惜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晧初在金范鎭之孫祖平爲傭奴晧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豢豕亦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援以出旣南歸爲檜所嫉復貶竄以歿悲夫

○汪立信汪麟金明

汪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登進士第荊湖制置趙葵辟充參議官葵去馬光祖來代之鄂州圍解賈似道

惡關外之臣與巳分功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擊去之光祖與葵有隙被旨即名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乃以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効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遂投劾去景定二年差知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

皆不宜拘泥幷移書仍遵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且内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若久拘聘使何益徒使敵得以爲辭耳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苟恍惕歲日嚮

傚湖山則天敗我也衙璧與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乃介蓋以立信妙云遂斥去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復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卽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介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介旣至建康守

兵悉潰立信知事不成卽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
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
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
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
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
卒伯顏入建康數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我安
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
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肯降崎嶇走入閩中而死
〇陸秀夫劉鼎孫

秀夫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江南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與陳宜中張世傑等共立益王于福州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者劾之張世傑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屬井澳風王驚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至元十六年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

世傑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時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沉海不死被執榜掠不死復赴海

○文天祥文陞杜滸鄒渢趙時賞趙孟濚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爲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

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天祥陛辭上

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

大是

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不報明年正月

元兵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詣伯顔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顔留天祥軍中獨遣堅還明日吳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岊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伯顔乃趣天祥隨所請使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與天祥謀趨眞州眞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

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兵入索之執杜滸去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復泛海以達溫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濚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攻太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

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illegible][illegible]
勢至此已無可爲矣適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
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
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其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
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
逸去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至元十五年進屯
麗江浦入艤瀼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
詔獎諭天祥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翦蘇勁之及皇
路之已傾猶軀狥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

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木萬折而必東矣賀陸秀夫筆也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乃敵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渢自剄扶入南嶺乃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滸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死惟趙孟濚得遁去天祥至潮陽見弘範請劍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乃

姓感悅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而與逖書求通使互市會朝廷復遣戴淵爲都督逖以淵吳人雖有才望而無弘智遠略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先是戴洋語華譚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妖星已見於豫州之分矣逖亦見星而嘆曰此爲我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民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畏逖不敢發至是遂成謀矣

○劉琨

劉琨字越石琨少得儁朗之目與祖逖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與征虜將軍石崇金谷澗中別廬賦詩大為當時所賞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阻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琨翦除荊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倚城門以戰百姓負楯而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

現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懼乃城蒲子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雜大之音亦復相接但現善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而去者亦復相繼初單于猗㐌有救東瀛公騰之勳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以結之為上黨太守降于劉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兵禦之聰遣子粲乘虛襲晉陽降之琨父母並遇害琨乃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粲猗盧因遺琨牛馬留其將箕澹等與其戍晉陽而去蓋以報琨也愍帝即位拜琨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

假節琨上疏曰臣前表請與鮮卑猗盧剋期會于平陽屬大司馬博陵公浚爲石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今京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是以勒朝夕謀慮惟務圖臣臣不然自守則稍聽不識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俟秋穀既登胡馬已肥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威靈獲展微效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悔三年琨與猗盧期討劉

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上因召入天祥，天祥

請死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死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陞輒辭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謝枋得謝徽明二子

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也為人豪爽好直言與人論古
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稱其如
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吳潛宣撫江東辟差幹辦公事
團結民兵以扞饒信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
康摘似道政事為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
思衘之上其藁於似道坐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
德祐元年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是
時伯顏兵入臨安進攻信州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
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麻衣躡屨人不識之已而

又去賣卜建陽市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枋得等二十二人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詔江南求人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流三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凛凛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

命必不黜夫女直之待二帝亦備矣而我宋今年遣
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當時王倫謂梓宮可還太后
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
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豈復有他
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謂枋
得曰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
歲幣即議和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挐數百
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
薦枋得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德意反起銀冶

病民願以我輩餙好邪天祐怒強之北行二十六年至京師問謝太后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還憫忠寺見壁間曺娥碑泣曰小女子猶尒吾豈不汝若邪焉蓺炎使醫特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枋得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好漢

欽定四庫全書 [illegible]